美國機票大平賣

楊百川

住在餐館附近公寓的布朗先生，在休斯敦國際機場的維修部任職，一星期五天上班前，至少有三次來小店購買一份單人晚餐飯盒，左宗棠雞伴春卷，炒飯，然後便帶離上班，十年如一日。近月不見他到來，際此經濟衰退的時候，我有些擔心他或因工作有變而未能如常光顧。幸好今個周五下午，見他再度出現，大家紛紛上前跟他聊天，了解近況。原來他成了減職分子，從一周五天工作改爲四天上班，全月計算少了四天收入，等於減薪百分之二十五，因此外出買外賣的機會也要減少。「Poor, Mr. Brown」（可憐的布朗先生），店中一位侍者說。誰知布朗馬上回應，「我不是最可憐的，最可憐的是航空公司。去年油價大升時，乘客眼見機票飛漲，放棄外遊。今年油價大幅回落，但卻趕上金融海嘯，人人收入減少，也不想旅行。最要命的是不少航空公司，作了錯誤投資的行動，在去年七月油價升至一百四十七元一桶時，買了一年期貨，把油價鎖定在一百五十元上。也就是說，在此一年當中，油價即使衝上二百元一桶，航空公司也只需付期貨所定的一百五十元。當時曾有專家斷言，到二〇〇八年年底，油價必達每桶三百元！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油價沒有持續上升，反而下跌，而且是狂瀉，跌至近期四十多元一桶。在這當中，航空公司不但完全沒有得益，因爲它們買了期貨合約，一早鎖定油價在一百五十元！這就造成了它們來回雙重損失，它們才是：「Poor, airline company!」布朗先生一口氣道出箇中原委。

爲了生存，爲了可以繼續經營，新近美國國內多間航空公司均大幅削減機票價錢來吸引旅客，讓商務旅行者早日上路，早日塡滿機艙中空缺的座位。至於票價到底減多少？湯姆·帕森斯（Tom Parsons），這位在旅行業務中混跡幾十年，現今又是「最佳票價」網站（Best fares com）的負責人說：我這輩子從沒有看到票價在一年中下跌如此大的幅度。以休斯敦到檀香山來看，一年前爲七百八十元，去年七月油價高峰時爲九百三十元，現今僅爲四百三十八元，這個價格還包括了稅款。再看美國本土，由休斯敦至波士頓機票少收四十元爲二百一十八元。再由休斯敦飛西雅圖，機票也是大減四十元爲二百三十八元。

今次機票下調，不但美國國內乘客受惠，國際航線的乘客也受惠，這包括澳洲悉尼，歐洲倫敦、巴黎、羅馬、都柏林，票價均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五。至於香港方面又如何，有沒有列入減價城市名單中？我正全力追查。家母年逾八十，現居澳門，日夜思念子女，我身爲長子，也是念母朝夕。前年我夫婦倆回澳門探母，單人機票便要一千三百元。今次若有便宜票價，我會不加思索，再飛回來，以慰慈親。

（寄自休斯敦）

白鳳悲吟《北風辭》

許定銘

我最早知道李白鳳（一九一四至一九七八）是讀了他的《馬和放馬的人》（上海文化生活，一九四八），以爲他是個小說家，後來才知道他一九三〇年代已開始寫詩，曾出版詩集《南行小草》（獨立出版社，一九三九）、《春天，花朵的春天》（點滴書屋，一九四八）和《北風辭》（上海潮鋒出版社，一九四九）。

《北風辭》是本九十六頁的詩集，內含十八首小詩，題材卻是多樣化的，有懷念北方曠野和城市的《你，泥土的兒子》、《我們歌唱苦難的歲月》、《北平啊》；有描述社會衆生相的《舞廳裡的男女群像》、《城市二十四小時》；有寫個人生活實況的《夜工作》、《我》、《口笛》、《夜歌》……

李白鳳年輕時曾到塞外流浪，長達五年生活在風霜雨雪及騾車羊群之中，體驗甚深。所見所感自然流露在詩句中，往後的生活常常緬懷北方的淒酸，惦記着草原上的人事，《北風辭》就是這樣的詩篇。李白鳳用了四節，過百行的詩組去懷念、描述，企盼能像遊子般，重歸多倫格什的草原，生活在母親大地的懷抱裡。《北風辭》是李白鳳的悲歌，是他最愛的詩篇，但我更愛他那首，描述白俄葉扶西格納夫，彈「吉他」行乞的《給睡在墳墓裡的活人》，也愛黃永玉在本書封面的插畫《洪荒》。

木棉花開紅比朝霞

蕭愚

乍暖還寒，三月初寒風冷雨，卻仍擋不住木棉花火熱盛放。挺拔參天的木棉樹，碩大耀眼的紅棉花，爲嶺南帶來了最熱烈的活力與色彩。正如清代屈大均詩讚：「十丈珊瑚是木棉，花開紅比朝霞鮮」。以木棉爲市花的廣州，栽種木棉已經有上千年歷史，如今不但遍植春季開花的紅棉花，還引種成功秋季開花的粉紅艷麗的南美洲美麗異木棉。

古代廣州木棉樹種植甚廣，其中以南海神廟的十餘株最爲古老。現在南海神廟仍有兩棵二百多歲的古木棉，久經風霜，挺拔依然。其中一棵頂部斷折後用水泥封頂保護、並以柱子支撐樹體，但這棵堅強不屈的古樹，在今年三月南海神廟波羅誕千年廟會時，仍盛開了滿樹燦爛的紅棉花，吸引了數以萬計的海內外遊客觀賞拍照。

清代屈大均在《廣東新語》中讚揚南海神廟木棉樹：「南海祠前，有十餘株最古，歲二月，祝融生朝，是花盛發。觀者至數千人，光氣熊熊，映顏面如赭。花時無葉，葉在花落之後，葉必七，如單葉茶。未葉時，眞如十丈珊瑚，尉佗所謂烽火樹也。予詩：十丈珊瑚是木棉，花開紅比朝霞鮮。天南樹樹皆烽火……受命炎洲麗無匹，太陽烈氣成嘉實。扶桑久已摧爲薪，獨有此花擎日出。」

一九五九年，廣州市長朱光的《望江南　廣州好》有「廣州好，人道木棉雄。落葉開花飛火鳳，參天擎日舞丹龍。三月正春風」之句。一九八二年，廣州發動市民評選市花，木棉花以七成六的票數榮獲「市花」美譽。

不過，雖然廣州的公園、學校、園林等種植有衆多木棉樹，但木棉種於馬路邊並不普遍。據園林專家說，這是因爲木棉會飄絮，會讓易過敏的人打噴嚏和流鼻涕；而且木棉樹身上長刺，行人若不愼可能會刺傷。

木棉（Bombax ceiba Linn），爲木棉科落葉大喬木，又名紅棉、英雄樹、攀枝花。木棉樹高大魁梧，花盛開時碩大如碗，有深紅色和金紅色兩種，仰望高高的樹、密密的花，如華燈萬千。三四月花季裡，常有饞嘴的小鳥以花爲巢，啄食花蕊。

木棉樹經濟價值高。廣東大衆化的傳統保健飲料「五花茶」中就有木棉花。木棉開花結果後長出的木棉絮，可以作爲塡充物，製作枕心和床墊等。

中國的木棉樹主要分布於雲南、四川、貴州、廣西、廣東和海南。有不少地方以木棉命名：四川攀枝花市因境內多木棉樹得名，攀枝花即木棉花；廣西大新縣壯志河畔的景陽木棉道長約兩公里；廣州海珠區瑤頭村的十丈紅棉道是清代時的勝景，現在尚存遺址；廣東從化神崗有木棉村；香港金鐘有紅棉道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近年來廣州引種推廣美麗異木棉獲得成功。美麗異木棉（Chorisia speciosa）又稱美人樹，是木棉科異木棉屬的落葉喬木，它原產於南美洲。如今，每當十月至十二月，在廣州的白雲山、鹿湖、廣州大道等，都能看到這種外形與本地木棉樹近似、卻開鮮艷粉紅花的美麗異木棉。

美國神話　美國悲劇

——瑪麗蓮·夢露最後的日子

葉周

瑪麗蓮·夢露可以說是美國的一個神話，這個神話流傳了近半個世紀，至今仍然以她無窮的魅力吸引着衆多的人群。她是長青不衰的青春偶像，是影壇最耀眼的明星。可是她的離奇死亡至今成謎，如同肯尼迪總統的死，過了四十年媒體還是衆說紛紜。也許因爲這樣，她的死也成了人們永遠不能釋懷的美國悲劇。

金髮碧眼、性感紅唇、體態婀娜、笑容燦爛是夢露典型的公衆形象。她已經死了四十多年了，你走在好萊塢大道，或是不論美國的什麼地方，你都會不期而遇地與她燦爛的笑容相遇。可是你見到的並不是一個眞實的夢露。有一部紀錄片《夢露最後的日子》（Mariln Monroe: the final days）讓我有機會一窺這位明星幕後生活的眞實面貌。

在夢露的友人和同事的記憶中，眞實的夢露憂鬱、煩躁。他們用無助的、厭世的、絕望的一類形容詞描述她後期的生活。

夢露幼年的生活很淒慘，她還未出世，父親就離開了她的母親。家裡的牆上掛着一幅戴着牛仔帽的男士的照片，母親告訴她，那是她的父親，並說她的父親曾經是好萊塢的演員。爲此，成人後的夢露一直認爲電影《飄》中的男主角扮演者奇勒基寶是他的父親。基寶的臉型和照片上她的父親有些像，後來當她有機會和基寶合作時，她還當眞問過基寶，可是基寶沒有認可她的說法。而圈內的人反倒認爲那是夢露病態的表現。

更爲不幸的，夢露的母親是一個偏執狂精神病患者，吸毒成癮。幼年的夢露經常生活在責罵造成的恐懼陰影中。後來母親病重住院，她便一直在孤兒院和寄養家庭中遊走，居無定所。

成年後夢露外出謀生，到工廠做工。她的成名是個奇蹟。偶然的機會她被一個照相師選中，爲一家軍隊雜誌拍廣告做模特。這些照片被好萊塢的製片人發現，創造了夢露步入影壇的機會。

夢露的第一個丈夫，現年八十多歲的退役海軍軍人杰姆斯（James Dougherty）回憶說，是那位攝影師的作品使她進入影壇。步入影壇後她的目光轉向別處，我們的關係開始冷卻。當杰姆斯出海時，夢露離開了他。

進入影壇後，夢露拍了幾十部電影，在她處於巔峰的十年中成了世人心中當之無愧的性感象徵、耀眼明星。一個穿裙子的女郎，風把她的裙子高高吹起，還看到她的兩條性感的腿在扭動。這是夢露留給後世的經典鏡頭，現代曾有多少電影在塑造性感女郎時模仿過這個鏡頭。可是後來夢露如同一顆流星突然消失在最燦爛的時候，留給世人無限遺憾。夢露死於家中，屍體被發現時全身赤裸，手邊還有毒品。第一個發現她死的是她的女傭。法醫對她死亡的診斷是吸毒過量致死。可是外界卻對她的死因有不同的猜測。

當時在美國總統肯尼迪的生日晚會上，正在拍攝電影的夢露接到邀請後盛裝前往。在主持人的千呼萬喚中，身穿白色低胸長裙的夢露才姍姍從帷幕後走出來。她紅唇翕動，慢吞吞地用汽聲唱起祝賀生日快樂的歌，唱到「祝賀總統先生生日快樂」時，滿臉洋溢着燦爛的笑容。

不過，與總統的見面似乎是一次不祥的際會，緊接的周末友人發現她神秘地失蹤了兩天。就是連最親密的朋友也不知道那兩天她的去處。周末過後她精神萎靡地回到攝製組請假。友人猜測那個周末她的精神蒙受了重大打擊。

夢露曾有過三次婚姻，與海軍士兵分手後，她嫁給了一位全美頂尖的棒球明星；再後來嫁給了著名劇作家阿瑟·密勒。夢露以爲自己的魅力可以踰越一切障礙，她對自己與肯尼迪家族的關係寄予奢望，可是現實殘酷地擊碎了她的夢想。

從紀錄片中的一些夢露最後一部未完成影片的拍攝片段中，使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位在演藝事業中曾經如此輝煌的明星，在一場她和男主角的對手戲中，眼神恍惚，反覆多次記不住簡單的台詞，害得男主角一遍又一遍的重複。那段日子無疑對於夢露和攝製組都是極其痛苦的煎熬，一個鏡頭經常要拍十幾遍才能完成。

瑪麗蓮·夢露

作爲女人，夢露的生活充滿不祥的變數，痛苦多於歡樂。和她合作過的男影星東尼寇蒂斯（Tony Curtis）回憶道，「她的私人生活似乎比她的事業更重要。經常在媒體上看到她出入於醫院和法院……極少朋友可以照料她，她是那個時代最出色的女星，可是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利用她。她在被玩弄之後，似乎已經不再對任何人表示信任。」

臨死之前，她曾打電話給一位男演員，言語中情緒極其低落。當時男演員家裡正有友人聚會，沒有顧及到夢露厭世的絕望。事後回想起來，男演員才醒悟到她的電話可能是服毒後瞬間的回心轉意。可惜的是命運之神沒有給夢露多一次求生的機會。

夢露從生到死只是短暫的三十六年。她的人生際遇曲折波瀾。光彩耀眼的是外觀，內心卻充滿了焦慮絕望。三十六年的生命中經歷了最燦爛的榮耀，也承受了痛苦的靈魂煎熬。她從貧窮的社會底層躍升爲好萊塢的明星，這是美國神話；可是她的神秘早逝，也是一齣逾四十多年都難以磨滅的美國悲劇。

羊城木棉樹（中新社圖）

冰雪「夏令」

姚船

有位新移民朋友說：「天寒地凍，冰雪依然，屋裡的暖氣爐仍呼隆隆響個不停，不是說春天還遲遲未到，怎麼突然就要改爲『夏令』時間，時針撥快一個鐘？」記得那天晚上我打電話給他，要他記得睡覺前把時鐘撥快一小時。他說看電視已經知道了，但心裡不明白，免不了嘴裡咕嚕幾句。

加拿大和不少國家一樣，每年都會實行所謂夏令時間。以前是從四月份第一個星期天開始，撥快一小時，至十月份最後一個星期天，把時針撥回。

這一兩年，爲了和南鄰的美國同步，便利自由貿易來往，也學着美國，把實施夏令時間提前改爲每年三月份第二個星期天開始（今年是三月八日），然後又延遲結束，至十一月第一個星期天。這樣，夏令時間又整整多出了一個月。

實施夏令時間，遠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已經開始，最先在德國，以後其他國家也仿傚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除了德、英、法等歐洲國家，美國、加拿大和不少國家也同樣做了。其目的是充分利用太陽光，節省能源，尤其在工業國，效果較好。不過，究竟能節省多少，難以計算。目前有些國家已捨棄實行夏令時間，好像中國，以前試行過，現在就沒有。

有專家指出，在每年實行夏令時間剛開始和結束的那兩段日子，可能引致一些交通混亂，特別是國與國之間不統一，容易混淆出差錯。更有研究顯示，由於時針撥快，少睡一個鐘，對身體有不良影響，如心臟病患者。據統計，實施夏令時間，心臟病發作者比平時多出百分之五。

不管如何，多數加拿大人都喜歡實行夏令時間，因爲嚴寒的冬天實在太長。儘管在撥快鐘時，外面天空還飄着雪花，地面還結着冰，但終歸心裡有個慰藉，花紅草綠，享受陽光沙灘的日子就快到了。

還是那位新移民朋友開玩笑道：「眼下金融風暴，百業衰退，一片裁員之聲，經濟環境有如嚴冬，如果政府有辦法把它變爲『夏令』，既『酷』又『熱』，那該多好！」

博士豈能速成

陳安

康涅狄格州一所大學的姚教授，這個學年接納了來自中國的一名博士生，在他指導下撰寫博士論文。他自己曾土插隊，「文革」後來美洋插隊，經過多年刻苦勤奮學習，終於從一個不諳英語的知青成爲美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。這是一條艱辛的路，若無發憤自勉、卧薪嘗膽的精神，這條路是難以走到盡頭的。

與這名博士生相處一段時間後，姚教授發現他的學習方法有點問題。布置給他必讀的一些專業書籍，他沒有從頭到尾好好讀，有的連碰也沒有碰。看來，這學生英語似乎還不夠好，讀英語原著尚有一定困難。他把更多的時間用於網上搜索，尋找台灣、香港和大陸的有關論題的中文資料。

姚教授便提醒學生說，美國大學對博士論文的要求是在學術上有新意、有創意，能提供新的內容、新的發現，提出自己比較獨特的見解、新鮮的觀點，最後能公開出版。那些沒有經過自己深探窮索、而只是人云亦云的論文是沒有多少價值的。

學生覺得教授言之有理，但他也有他的苦衷。他說，中國的大學規定，一定要在入學三年後拿出畢業論文，這麼短的時間他們首先要學好基本課目，哪有足夠時間爲讀經典原著學好外語，又怎能鈎深致遠，做到有發現、有創見。

姚教授覺得這學生說的也有道理。在美國，理工科的博士學位有個三年也許就能拿到，可文史哲的博士學位，絕對需要五年以上才能得手，八年、十年寒窗苦讀者也有的是，因爲文史哲要看的書、要弄通的問題實在多，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探索鑽研，到頭來還是個半吊子、半瓶醋，寫出來的論文也就是白開水、溫吞水，從教授到學生，誰都不願意有這樣一個結果。

他想起國內季羨林教授的一句話：「搞人文學問至少應該活到一百三十歲，因爲從事這項研究要到六十歲才開始做點學問，到一百三十歲才能有點學問。」這話自然說得有點誇張，但它說明，文史哲研究確實需要漫長時日，僅僅三年，怎能寫出合格的博士論文？人文博士怎能速成？中國大學那個三年的規定，看來應該修正。如今人們都希望「人才輩出」，但若沒有足夠的教育投資，沒有足夠時間的培養，教授浮泛而教，學生浮泛而學，這人才就恐怕是輩出不了，而只能叫人失望和遺憾。

我所接觸的美國政要

與舒爾茨夫婦的交往

張穎

一九八三年初，里根總統任內的國務卿舒爾茨夫婦曾到中國訪問，探求改善中美關係的有效途徑。那時，外交部已決定派章文晉到美國擔任特命全權大使。在北京我第一次見到舒爾茨夫婦，而且有不少時間陪同舒爾茨夫人在北京參觀、遊覽和購物。初次認識，我們大家都不覺得陌生，我感到他們沒有太多的官氣，尤其是舒爾茨夫人，與其說她是官太太，不如說她更像個慈祥的祖母（她年齡不太大，但有一頭銀髮）。

我們到達華盛頓後，我作禮節性拜訪的第一位官方夫人就是舒爾茨夫人。四月間，華盛頓的天氣乍暖還寒，春花未放，已綠草如茵。舒爾茨雖貴爲國務卿，但政府並不給他預備官邸。他們租賃了位於華盛頓近郊、屬馬里蘭州的一個名叫「銀之春」的住宅區中的一棟小洋房居住。不少在政府中任職的官員或是高級知識分子都住在這一地區。這裡比城內的環境安靜幽雅，空氣清新，是較好的住宅區。

我們約好在上午九點鐘到舒爾茨夫人家去拜訪她。我和大使館的三等秘書樂愛妹一同前往。我們拿着地址對準門牌號碼，踏上台階，樂愛妹上前幾步去按門鈴，不一會兒有人出來開門，我也正好趕上去。樂愛妹沒有見過舒爾茨夫人，正要問話，我一看正是她自己出來開門了，就立刻走上前去，握着她的手問好，爲她介紹樂愛妹。進得門去，舒爾茨夫人把我們帶進那間並不大的客廳，讓我們坐下，她又走出客廳去。小樂伸伸舌頭笑了：「原來她就是舒爾茨夫人啊？怎麼沒個傭人呢？」這時從廚房傳來杯盤的響聲，我拉着小樂說：「我們快去廚房幫忙吧。」我們剛走出客廳，只見她兩手正拿着個大銀盤，上面放着咖啡、牛奶，小樂趕緊上前接過了，她又轉身去廚房，我跟着走去說：「你太客氣了，還弄這麼多吃的。」她笑着回答我，還有她自己做的甜點心。我幫她拿上放着甜點心的小銀盤一同走回客廳。我們一齊坐下喝咖啡並閑談，我稱讚她做的點心眞好吃，她告訴我，美國的家庭主婦都會做各種糕點，而且都是自己料理一切家務。我們喝完咖啡，她就帶我們參觀她的房子，這是一棟兩層小樓，一層有一間客廳連着一間小飯廳，旁邊還有一間放着各種兒童玩具，她說每到假日，她的孫子們回來就在這個房間內玩耍，不然他們就會把全家都弄得亂糟糟的。這時我發現，他們家的房子不大，但收拾得非常整齊舒適。她還帶我們看她的廚房，同樣非常整潔。可以說整個家處處一塵不染。這是美國的夫人們最大的長處，無論到誰家，都是這樣。小樂問她，是否有人來幫忙？她說每周只有一天，有個青年人來幫她整理院子，修剪草坪和樹枝什麼的，而平日的家務事則全部是自己做。她還說很喜歡幹家務。她喜歡把家裡收拾得乾淨舒適，那才是眞正的幸福。所以除了有時隨舒爾茨參加必要的外交應酬外，她都呆在家裡。章文晉在任期間與舒爾茨在工作中時常打交道，對舒爾茨印象很好，他曾多次對我說，舒爾茨爲人誠懇謙和，並不像那些圓滑的官僚。舒爾茨對中美兩國關係也很重視，和我們的交往不少。一九八三年秋末，吳學謙外長正式訪問美國時，受到相當隆重的接待。爲了表示友好，舒爾茨還特別請吳學謙、章文晉和我還有大使館的幾位外交官到他家裡做客並用晚餐。章文晉和我理應早些到達，我們進入客廳時，舒爾茨正在壁爐旁生火添木柴。他站起來笑着說，深秋了，有點兒火會感到暖和舒服些。舒爾茨夫人從廚房出來，正解開圍裙，我給她送上鮮花和兩瓶中國酒。我看到客廳和我上次來時差不多，只是在壁爐上邊放上一對深紅色的中國雕漆花瓶，這是表示對中國客人的尊重吧。客廳旁靠院子是餐廳，長桌上已擺滿各種酒和飲料，還有盤子和刀叉。舒爾茨和章文晉坐在爐前談話。舒爾茨夫人則對我說，她還得到廚房燒牛肉哩。

當吳學謙到達時，舒爾茨夫人也換好衣服出來了。大家坐下閑談片刻後，舒爾茨請大家去餐廳，夫人遞給每個人一個大托盤，放有大小盤子和刀叉。這天在餐廳裡多了一名服務員，爲每位客人送酒或飲品。餐桌上果然是放着一大銀盤熱氣騰騰的燒牛肉（下邊不斷加熱），舒爾茨介紹說，這是他夫人親自做的，希望大家喜歡吃。晚餐就這一道主菜，其他就是蔬菜沙拉，有生菜、胡蘿蔔、西紅柿、芹菜等，還有麵包、黃油。大家隨意取些食物放在自己的盤內，然後拿着回到客廳，坐在原來的位置上吃，這是家庭式的自助餐，顯得很隨便又親切。舒爾茨夫人不斷請大家去添牛肉，侍者給添酒。飯後，舒爾茨夫人親自給客人們煮咖啡，送甜點，直到十點多才盡歡而散。美國家庭請客，講究情調、氣氛，而不在於上多少道菜，這種實際精神還是很可取的。

（之七）